

父與子

(一)

老師提問一個學生《美國獨立宣言》是誰簽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那個學生無理地回答。於是，老師請學生的父親到學校見面，講述了這孩子的惡劣態度，並要求家長配合學校對學生做好家教工作。那位父親怒氣沖沖地當著老師的面責罵兒子：「你一定得說實話。假如是你簽的，你就要承認！」

(二)

兒子：「我昨晚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是頭牛，在吃草。」

爸爸：「你放心，這很正常，每個人也會夢到，夢境和現實是不一樣的。」

兒子很緊張的說：「可是，可是我起床時發現我床上的涼席不見了一半！」

(三)

一天孩子不停的大哭。父親不耐煩的說道：「你安靜會兒可以嗎？」

孩子說道：「難道我出生的那天你沒有看使用說明書嗎？」

(四)

父親正幫助索尼溫習功課。索尼忽然說：「爸爸，老師告訴我們，許多動物每年冬天都要換一件新皮襖。」

「噓，小聲點，孩子，」父親警告他說：「你媽媽就在隔壁房間裏。」

(五)

父親：乖兒子，你長大後想和誰結婚？

兒子：不知道

父親：想想誰會對你最好

兒子：奶奶對我最好，我要和奶奶結婚

父親急了：你不能跟奶奶結婚，她是我媽媽。

兒子也急了：為什麼不行，你不就和我媽媽結婚了嗎？



忍者與武士

ninja & Samurai

坊間認為的日本戰國時期是從1467年（應仁元年）為起始，到1615年德川家康發動大阪夏之戰，攻滅豐臣秀賴統一日本為止，共148年；比華夏歷史的春秋戰國晚了快兩千年，根據是當時甲斐國（今山梨縣）大名武田信玄所制定的分國法「甲州法度之次第」第二十條，開頭就記著「天下戰國之上」。明確的告訴治下的眾生：咱們現在這個時候叫戰國，準備著四處打仗吧。

話說日本效仿自從秦始皇時期就完結的西周封建制度，讓各藩國的管領大名和守護大名成了各地實質上的掌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力量，手下養的門客家臣裏一部份成為劍術精熟、可以擺在明處、有身份有地位、初時稱為「侍」、英文為「samurai」的武士，並且能隨著一次一次不要命的衝鋒陷陣成為軍隊中各級隊長，各級指揮官，乃至得到封地，成為「小大名」，也漸漸開始躍躍欲試的要主宰頂頭上司的命運。另外一部份一般都是帶著祖傳手藝前來投奔的大名的忍者，英文稱「ninja」在四島之中，又以產地為伊賀和甲賀兩地的忍者口碑最好，屬於「質量信得過產品」。這麼說並非不恭敬，而是忍者自己在接受非人的訓練之時就已經拿自己不當正常的人對待。雖然在大名手下混飯屬於人才引進，然而身份卻與武士有雲泥之差，待遇就更慘不忍睹，畢竟他們涉及的都是大名之間上層人物權力爭鬥的秘密事件，屬於月之暗面，而且危險性極大，完成任務的途中隨時可能丟了性命。如果被捉不但要受盡折磨後死路一條，派遣方也完全不會承認他的存在，屍骨無存，連個烈士稱號都不會有，即使完成了任務回來，充當雇主的中層也會因為怕有朝一日內幕泄露而將執行任務的忍者滅口……

忍者

這個行當的祖師爺據說是中國歷史上戰國時期的荆軻，當然有點牽強，修習的忍術也單純是技藝類的東西，就是說勞其筋骨，不需要苦其心志，所以雖然遭罪的時候心裏也鬧鬧騰騰的，但還是只能稱為「術」而不是叫「道」。擒拿、摔跤、暗器等等，都屬於必修科目，但是殺人的前提得是能自保，因此除了武術，還有俗稱「忍者五道」的「食、香、藥、氣、體」五種科目也必

須熟練掌握。

雖然一襲黑衣，能飛檐走壁、呼風喚雨、隨身帶著各種奇形怪狀的暗器，像阿湯哥一樣把畢生投身於諜報活動，把種種不可能的任務變成可能，聽著雖然很刺激，終年見不得天日的生活卻不是一般人願意消受的。好在大多數時候忍者的任務只是去對方的地盤上偵偵察察、散布個謠言製造個混亂什么的，所以不要求出身和學歷，都可以應聘，忍者的職稱也分三等：上忍是整個家族集團的領導，指導整個集團的戰略方向；中忍：貫徹實施上忍的有關政策，屬於指揮級人物，具體到任務的分配和人員的調動都歸他過問；最底層的叫下忍，說好聽了叫基層工作，直白一點就是嘍囉跟班兒。

「食」：規定了要是立志當忍者，就得和大魚大肉揮淚說白白，為了能夠在樹枝間屋頂上飄來飄去還不能和泰山大哥一樣高調，所以控制體重是首要任務，標準的忍者體重一般不超過六十公斤，知道是為什麼嗎？因為針對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的體質來說，六十公斤也是長時間單手支撐全身重量的極限，不信的話可以吊在單杠或者門框子上試驗一下，能堅持十分鐘的就算不一般，忍者為了潛伏或者躲避追蹤，吊上幾個时辰恐怕是家常便飯，要是貪圖嘴上的歡愉，最後死在自己的體重之下……說起來也滿丟人的哦。既要保持個好身板，又得避免增加體重，所以忍者群體率先提出了「低熱量、高營養」的膳食結構，以黑米、燕麥、豆腐、磨芋為主，芝麻、松子、紅糖、鵪鶉等富含蛋白質、鐵、維生素的食品為輔，估計忍者怎麼也想不到忍者的源流主旨被歷史湮沒，可這種飲食理論卻為21世紀的新女性貢獻不小吧。

「香」：忍者的鼻子都是一個賽一個的好使，到客戶家裏得伸著鼻子聞啊聞，看看這筆生意是不是有詐。潛入對手家時候得通過衣服器皿什麼的判斷對方的經濟情況與地位，是不是自己執行的對象。走在路上得趴下聞聞前面有沒有危險的人走過，後面會不會有追擊等等，因此有鼻炎的忍者就不太容易合格畢業。平時為了掩飾自己的忍者身份，還動輒得裝扮成商人、雜耍藝人、和尚等等，為了逼真，需要用丁香、檀香、

桂皮等等製造不同的體味以增強掩飾的真實性。

「藥」：隨身除了帶清涼油預防蚊蟲叮咬之外，還得善於運用山林郊野能找得到的各種植物和草藥來治傷醫病，這些都屬於自救或者救他一類的被動解決，主動出擊的則有迷香、烈性毒藥等等，配制的秘方也是密不外傳，結果就是個失傳。但由此可見，忍者起碼得是個入門級的外科醫生兼半調子的藥物專家。

「氣」：指忍者註重修身養性，可惜不是為了心平氣和、健康長壽，而是為了在實戰的時候集中精力從而一擊得中。這個要和下一項「體」相互配合，除了內氣，外在肌肉與關節的靈活性更直接和重要。

忍者出行輕裝上陣，隨身的東西越少越好，短兵刃多說能有一把匕首，遊戲或者電視裏表現的忍者後背還得背著一柄長刀，誇張的成份就太大了。逃跑的時候回身嗖嗖的扔出幾個暗器，這個暗器才是忍者的必備武器，據說邊上有八角，直徑兩寸左右，利如刀，薄如紙，純鋼打造，上面當然是淬上劇毒，只求把對手劃破一點皮就好。因為這種八角菱的造價高，因此對於貧苦出身的忍者來說算是不可回收的奢侈品，隨身攜帶的數量絕對是有限的，所以忍者更多的時候得靠自己的一雙手，

忍者最大的對手卻是武士，雖然本是同根生，但是煎起來確實毫不留情，除了地位上家臣與家奴的差異，號稱光明正大的武士也看不慣忍者偷偷摸摸的行事作風。說有一年夏天，某位忍者頂著酷暑，居然花了十幾天的工夫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況下用手活生生刨出一條地下隧道來，直接通到行刺對象客廳的榻榻米下邊，當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的時候，他身上的汗臭和這些天排泄物的味道引來了一群蒼蠅，滿心生疑的武士毫不猶豫的抽出長刀向地板下刺去，啊——，結束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很多時候，99%的成功可能會因為1%的失敗兒全盤皆輸。

那些僥倖活到老的忍者們往往晚景也很淒涼，除了要受到風濕、肩周炎、神經衰弱等等職業病的困擾之外，地位不會有任何的變化，待遇也只有同等功績武士出身將領薪俸的零頭兒，更別說醫保和養老金了。（待續）